

孟子注疏

下冊

(本書用四部備要本紙型重印)

十三經注疏

(全四十冊)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綿布胡同5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總經售

*

850×1168 耗1/32·459 5/16印張·5,720,000字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 定價：(9) 56.00元

統一書號：17018.8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爲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傲六章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大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伯服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五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七章言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子責己小人不改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格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天子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鄭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疏孟子曰至其如合符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孟子曰至其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也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東夷之人也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其地也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岐山本周邑故曰岐周地是西夷之人也里世以其地也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岐山本周邑故曰岐周地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以其地也西故曰西夷之人也岐山本周邑故曰岐周地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久其皆得志行乎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久其皆得志行於中國以致治也合其符節有揆度而無異○注生為先聖於前一人為後聖在後其揆度則一而無治二也以其符節有揆度而無異○注生為先聖於前一人為後聖在後其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娶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也一云冀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績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鄭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邠梁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

聖瑞後立爲西伯移徙都鄴徐廣曰鄴在京北鄴縣東有靈臺鄴在上林昆明北有鄴池去鄴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諡爲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思蒙接禮曰文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鄢故楚都南郡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正義曰案周禮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凡邦國之使節鑄山象也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信明也英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爲節鑄象也用虎節自其國所多者曰英蕩或曰函關門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

人於溱洧

有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當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

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

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

疏此章言重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

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

與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

孟子注疏 卷八上

中華書局聚

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兩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濟矣子產不知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濤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濤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名案地理志云濤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濤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注云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

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

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

可為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

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為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

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

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也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疏孟子告齊至之

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論齊宣王謂君之視其

臣如己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犬馬則臣亦視其

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相施報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

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然則君視臣

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視臣

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之服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之

舊君有喪服之謂臣之於君有過謬而諫之則不幸遭其事故而行之則聽而

膏潤之恩澤施之謂臣之於君有過謬而諫之則不幸遭其事故而行之則聽而

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如去三年

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去三年

禮則可為之喪服矣今也為臣諫也則不行言則弗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
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
且搏執其親族而數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離去之日遂便收
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喪服
為哉○注舊臣為舊君喪服如寇讎之惡既以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喪服
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喪服之謂也
○注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

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爲以魏叛者還杜注云喜得士會也魏人謀而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疏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爲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爲尊不可命以爲士然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戮戮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殺戮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嘆曰割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引趙注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政必從之是一國所瞻仰以爲法疏正義曰此率衆仁義是上爲下効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仁義先率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爲也○注云在上爲下効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是其旨也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大人弗爲非義藉交報雖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爲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爲義有所爲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夫能弗爲之也○注陳質娶婦藉交報雖

者〇正義曰此蓋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史傳之文而云然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

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分寸明不可疏孟子至不能以寸〇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

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人之樂所以不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君

子有養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養人之不肖惡能相去以寸哉是也

人之不才是棄去其性之不才之性也如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

足之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父兄也其意也〇注中者履中氣和

之氣至養己也〇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

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

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

云俊敏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有不為苟得乃能疏正義曰此章

也疾也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人有不為苟得乃能疏正義曰此章

乃有不為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

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

仁是而裁成之矣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當如後患何當如後患何

疏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

蓄之論語云不枝不求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斯可矣故

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斯可矣故

以。譏。踰。牆。疏。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距門者。也。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踰

牆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

疏。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則行。耳。如

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然小人也。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邪。蓋。孔。子。與。痛。人。盟

不。適。衡。而。終。適。衡。是。言。不。必。信。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

注。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

正義曰。此章論語禮記云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

之。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疏。正義曰。此章

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

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之意。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

則。為。能。奉。疏。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

大事也。言人奉養父母。於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凊。然以此之孝。亦

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雖哭泣哀。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自。得。之。則

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
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
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奧之妙者是欲其如己之者所
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則實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
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實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
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故云取之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
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得待於思言思
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得待於思言思
之不得使契詰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得待於思言思
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矣唯無所得道也契詰有得待於
所謂自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其微言而
得也

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
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笑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辨說之其相將又當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
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辨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
故未有能反其要也必將先有以博
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謂以善服人之道治世也

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
疏孟子曰此章言五霸服人者三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
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

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之矣蓋
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
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
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

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
等也蔽賢之人直 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

於不善之實也 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
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

莫如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
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

何取於水也 徐子曰徐子問之也 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是於四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取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荀誠也誠令無

進以至於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
爲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爲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
月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以無本之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皆盈然此言如聲譽則其
乾涸但可立而守之實而君子所以羞恥而後進放乎四海而然則孟子蓋有爲而
聞非特言原泉混混而君子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然則孟子蓋有爲而
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之德性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然則孟子蓋有爲而
則譬之君子之成文章放乎四海則譬之君子之於道也○注云徐子徐辟而後進
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鄭注云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鄭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澮皆所以通水
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澮廣深各八尺
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注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
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
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疏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
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
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仁義是也
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
滯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
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
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
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仁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斯其旨數 孟子曰禹
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斯其旨數 孟子曰禹
惡旨酒而好善言 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
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動擾民如傷者雍容不
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
殷錄未盡尙有賢臣紂未得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
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侯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
待旦 有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湯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 疏 孟子曰至坐
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
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
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之難入
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皋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
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而不爲偏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
爲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數尙書云湯懋昭
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不爲偏者矣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
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是才而用之以其人總以
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概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以
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數文王視民

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不
 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尙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所傷而蓋
 以望商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於紂也故曰未之遠也武王則常愛之而不
 遠忘孟子所謂人格所寶惟賢則遠人安又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
 寶遠物則遠人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
 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爲功業矣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
 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
 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
 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爲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
 公施爲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
 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難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
 而施行之耳是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
 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
 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爲三代之王也

春秋作聲不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晉之乘楚之檣杞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

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檣杞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
 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威者故舉之其文史
 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疏孟子曰至竊取之矣○正
 臣乃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疏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
 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
 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
 子孟子注疏卷八上

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疏孟子至諸
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私淑諸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
孟子曰君之澤一私淑諸君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
有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也莫不尊親而斷耳孟子所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
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而斷耳孟子所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
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善諸人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然必於此
乃言予未得爲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
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玄孫是也今注
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
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己身而推之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〇三五二